宋史

九一



宋史三百十四

列傳卷第七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范仲淹 子純祐 純禮 純粹 范純仁 子正平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廼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

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
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
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
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
殊薦為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
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
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
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
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
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

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

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迺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捄敝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

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
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
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
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
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
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
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
之論也仲淹迺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
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
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

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脩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

奈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戸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

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

害也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喻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

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

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盧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

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閒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

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横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脩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

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
陜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
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
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帝
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
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
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
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
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

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

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頒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疆壯為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

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
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
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鎭併使州兩院
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
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
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
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
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
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群有司無三公兼領
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撿用條例

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群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陜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

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覆
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
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
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
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
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
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
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榷
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
仲淹亦自請罷政事迺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

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荊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尚忠厚

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純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輙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仲淹連官關陝皆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鈎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仲淹帥環

慶議城馬鋪砦砦偪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純祐率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遠左右不應科第及仲淹以讒罷純祐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爲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從仲淹之鄧得疾昏廢臥許昌富弼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弼之來公耶私耶弼曰公純祐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純禮字彝叟以父仲淹蔭爲祕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

配木石塼甓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菴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客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棼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

命釋其株連者除戶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入為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張來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純禮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來能供職豈不能見君壞禮亂法所不當為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純禮純禮曰論人而奪之位寧不避嫌邪命果下吾必還之宰相即從純禮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去知

亳州提舉明道宮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之苛猶懼未盡豈有寬爲患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鞫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

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升純禮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已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呂惠卿告老徽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會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為慮純禮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謾邪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

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
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藉
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
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
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汨亂繫於用人祖宗
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
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寘諸要途人君欲得英傑之心
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
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
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

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狗利之情乞寢遷公望以勸來者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輙斥御名罷為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啓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六十七

純粹字德孺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列有爭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為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髙遵裕出環

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恚病卧其麾下皆憤焉純粹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純粹奏關陝事力單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時言者必職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于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神宗納之進爲副使吳居厚爲京東轉運使數獻羡賦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純粹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即奏本路得錢誠爲利自徐至邊勞費甚矣

懇辭弗受入為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敗命純粹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純粹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復代凡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河東之葭蘆吳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環慶之安疆深在夏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略無所益而蘭會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棄所言皆略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今宜修明戰

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熈州章惇蔡卞經略西夏疑純粹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直學士再臨延州改知

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沉毅有幹略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濫以為國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令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霑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切為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

純仁字堯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

衣裾得之遂生純仁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以父
任爲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
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爲
言今近矣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禄食而輕去父
母邪雖近亦不能遂養焉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
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
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色仲淹没始出仕以著
作佐郎知襄城縣兄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
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
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

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既葬尹訝不先聞純仁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慁公爲哉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賈舟諭

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
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
境内民不知也洽平中權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
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
政事歐陽脩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
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
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
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
待罪旣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
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

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脩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

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

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効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强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爲憸倖所乘宜速

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
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
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
非所顧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
仁盡録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
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
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
使欲據摭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屬
官喜謂純仁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純仁
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

字四百令八个

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
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
卿隨父旣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
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
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
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
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秦中
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
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
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讙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

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
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
司窮治迺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
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
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
三十斤環州种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寃純
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讕訟詔御史治于寧州純
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
獄成古以誣告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
齊州齊俗凶悍人輕爲盜刼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

字四百令八个

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
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
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
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邪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
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
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
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
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
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為勝事復
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録事參軍宋儋

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仁疑其
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賓毒鼈肉中純仁問
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
訊之則僭年素不食鼈其曰毒鼈肉者蓋妾與吏欲
爲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僭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
遂正其罪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爲右諫議
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
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
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
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

出謀自已出則謟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𢢔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种古因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

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皆施行邊俘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也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

一無所問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無
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
可因諸黜官及王覿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
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
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
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
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
慶曰一綱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
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
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為謗宣仁后上之諫

官欲寘於典憲執政右其說唯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彦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寛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其略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

恐傷恩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上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爲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

傷仁化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純仁自引咎求貶秋有詔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

約畏爲助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純仁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

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
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
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臯陶湯舉伊
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群
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
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
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
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
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
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

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

奏豈非觀望邪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及蘇轍所謫太近純仁言之邵為成都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哲宗既召章惇為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入辭哲宗曰卿不肯為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陳州

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旣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齋戒上䟽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䟽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乆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

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蹤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

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詔之有曰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以

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
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渇見之意純仁乞歸許養疾
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
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
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以
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
之儀次第之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
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
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
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

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詔賻白金三十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踈族没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

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邪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

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父純仁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正平推與幼弟紹聖中

爲開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戶部尚書蔡京以向氏后戚規欲自結奏拓四鄰田廬民有訴者正平按視以爲所拓皆民業不可奪民又撾鼓上訴京坐罰金二十斤用是蓄恨正平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窆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

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實印出注籍於內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頴昌府印寄軍資庫自頴昌取至亦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餘人會赦得歸頴昌唐君益爲守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則可若於通途廣陌中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預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

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正平退閑乆益工詩尤長五言著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朝雖不能乆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内固巳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爲豈讓古人哉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熈豐

太急純仁救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列傳卷第七十三

宋史三百十五

列傳卷第七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脱脱等奉　勑修

韓億子綜　韓絳子宗師　韓維

韓縝子宗武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永城縣有治聲他邑訟不決者郡守皇甫選輒屬億治之通判陳州會河決治隄費萬計億不賦民而營築之真宗嘗欲召試而與王旦有親嫌特召見改一官知洋州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

嫁因誣其子爲他姓以專其貲嫂訴於官甲輙賂吏掠服之積十餘年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爲證召甲出乳醫示之甲亡以爲辭冤遂辨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河北旱轉運使不以實聞億獨言歲饑願貸民租有誣其子綱請求受金者億請自置獄按之事雖辨猶降通判大名府尋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安撫淮浙除開封府判官出爲河北轉運使仁宗初進直史館知青州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丞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

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反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逵欽若億窮治之蓋植以病懼廢金未達而事已露也植乃除名并按欽若詔釋不問三司更茶法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皆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此自薛奎後億獨掌臺務者踰年除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外姻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

之福也人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爲恩意甚推美之知亳州召知審刑院再遷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内銓以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故事益州歲出官粟六萬石振糶貧民是歲大旱億倍數出粟先期予民民坐是不饑又疏九升江口下溉民田數千頃維茂州地接羌夷蕃部歲至永康官場鬻馬億慮其覘兩川奏徙場黎州境上拜御史中丞請如唐制置御史裏行景祐二年以尚書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久武備不戒乃請二府各列上才任將帥者數十人稍試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

不傳請纂其要授之於是帝親集神武秘略以賜邊臣唃厮囉與趙元昊相攻來獻捷朝廷議加唃厮囉節制億曰彼皆蕃臣也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而加賞非所以綏御四方也議遂寢元昊歲遣人至京師出入民間無他禁億請下詔爲除館舍禮之官主貿易外雖若煩擾實羈防之知開封府范仲淹獻百官圖指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億可用仲淹既貶帝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戶部參知政事會忻州地大震諫官韓琦言宰相王隨陳堯佐非輔弼才又言億子綜爲群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

綱代之遂與宰相　罷知應天府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改澶州復知亳州官至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忠獻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一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盛世八子綱綜絳繹維績縯緬綱尚書水部員外郎[illegible]慶曆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會盜張海剽刼至境上

綱帥禁兵乘城給餅餌多不時民具酒食犒軍輒收其羊豕市錢製兵器士皆憤怒又嘗命軍校作陣圖不成將斬之衆益駭一日士方食軍校邵興叱衆起勿食綱怒執數人繫獄興懼帥衆刼庫兵爲亂欲殺綱綱携妻子縋城由漢江而下興等遂縱火掠城中引衆趨蜀道爲官兵所敗遂斬之餘黨悉誅綱坐棄城除名編管英州

綜字仲文蔭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舉進士中第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金堤民依丘塜者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栰以救已而

四百令八字

丘塚多遺呂夷簡自北京入相薦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院歷開封府推官數月遷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問其家世綜言億在先朝嘗持禮來契丹主喜曰與中國通好父子俱使我宜酌我酒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爲壽契丹主亦離席酌之歡甚既還陳執中以爲生事出知滑州從許州殿前指揮使許懷德從妹亡有別産在陽翟以無子籍于官懷德欲私有之訟未決因劝儀爲書屬綜書至而轉運使已徙獄他州矣綜坐得書不以聞奪集賢校理知袁州未幾復爲江東轉運使還再修起居注累

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綜嘗為契丹館伴使使者
欲為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
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其後朝廷擇館伴契丹使者
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子宗道為戶部侍郎寶文閣
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蔭補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
科累遷太常博士以大臣薦召試為集賢校理歷提
點京西京東刑獄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獄成未決
通判孫世寧辨正之獄吏當坐法而尹劉沆縱弗治
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沆于朝抵吏罪仁
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

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爲令臣考尋
世次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其係胄
請修胎養之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
其子孫矣以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
綜子宗道歷官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爲開
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
娠而出生已府以爲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
惑衆追責窮治盖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
女乃生青遂論棄市歷戶部判官江南饑爲體量安

撫使行便民事數十條宣州守廖詢貪暴不法下吏寘諸理民大悅使還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仁宗謂絳曰用卿出自朕卿凡論事不宜沽激當存朝廷大體要令可行毋使朕爲不聽諫者入內都知王守中兼判內行省絳言判名太重且國朝以來未有兼判兩省者詔自今勿復除道士趙清旣出入宰相龐籍家以賂敗開封杖流之道死絳言籍諷府殺之籍與尹俱謫去未幾復進絳力爭不得遂解言職明年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河決商胡用李仲昌議開六塔河而患滋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主仲昌

人莫敢異絳劾其蠹國害民罪不可貸仲昌遂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知瀛州歐陽脩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瀛非所處也留知諫院糾察在京刑獄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帝禱茅山求嗣絳草祝辭因勸帝汰出宮人及限内臣養子以重絶人之世皆從之掖庭劉氏通請謁爲姦絳以告帝帝曰非卿言朕無由知不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真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貰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絀富弼用張茂實掌禁兵絳言人謂茂實爲先帝子豈宜用典宿衛不報閹門

待罪自言不敢復稱御史中丞詔召之及出不秉笏
穿朝堂諫官論之罷知蔡州數月以翰林侍讀學士
知慶州熟羌擾堡為亂即日討平之加端明殿學士
知成都府張詠鎮蜀日春糶米秋糶鹽官給券以惠
貧弱歷歲久權歸豪右中人奉使至蜀使酒吏主貿
易因附益以取悅絳悉奏罷之召知開封府為三司
使請以川陝職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
次給直帝歎曰衆方姑息卿獨不能狥時邪即行之
內諸司吏數千恩澤絳輒執不可為帝言身犯衆怒
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藩邸日頗聞有司以國事為人

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譏神宗立韓琦薦絳有公輔器拜樞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神宗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始矣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為陝西宣撫使既又兼河東幾事不可待報者聽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十二月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

館大學士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
選蕃兵爲七軍用知青澗城种諤策欲取橫山令諸
將聽命於諤厚賞犒蕃兵衆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
與之有抱馬首以泣者旣城囉兀又冐雪築撫寧堡
調發騷然已而二城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作亂
議者罪絳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進
大學士徙大名府七年復代王安石相旣顓處中書
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呂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
安石安石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救
拭用佐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卽再拜求去帝驚曰此

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況大事乎帝爲遂佐
末幾絳亦出知許州元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知
定州入爲西太一宮使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
間民被溺者十五六絳發廩振恤環城築隄數月水
復至民賴以免哲宗立更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封康國公爲北京留守河決小吳都水議傍魏
城鑿渠東趨金隄役甚棘絳言功必不成徒耗費國
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訖罷之元祐二年請
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傅
謚曰獻肅絳臨事果敢不爲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

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王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子宗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職既登第王安石薦爲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至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卒初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世以孝與之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父没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脩薦爲撿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祫享東向位維請虚室以待太祖溫成后立廟用樂維以

爲不如禮請一切裁去議陳執中謚以爲張貴妃治喪皇儀殿追冊位號皆執中所建宜曰榮靈詔謚曰恭維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訖不行乞罷禮院以秘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潁王維皆爲記室參軍王每事咨訪維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聞維引疾請郡上章留之時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妃維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

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右史闕英宗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同修起居注侍邇英講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令體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曰誨等審議守職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

爾請追還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誨等職任以全政體既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罷黜御史事闕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遂闔門待罪有詔舉臺官二人維言呂誨范純仁有已試之效願復其職翰林學士范鎮作批荅不合旨出補郡維言鎮所失只在文字當涵容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太重連退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自此誰敢盡忠者頴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即位維進言百執事各有職位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爲失體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設施自

有先後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韓琦爲跋扈罷爲翰林學士維言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安得止罷臺職今爲學士是遷也參知政事吳奎論陶事出知青州維言進退大臣不當如是詔還奎官維又言執政罷免則爲降黜今復還官則爲褒進二者理難並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學士何以異章上奎還就職維援前言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初僖祖主已遷及英宗祔廟中書以爲僖祖與稷契等不

應毀其廟維言太祖戡定大亂子孫遵業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事之懼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之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始分置八廂決輕刑轂下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群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

舌阿諛茍合者將窺隙而進為禍不細安石益惡之樞密使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七年二月召為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柰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又上疏曰近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

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
甚鋭至於蠲除租税寛裕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
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
過於殺人也上感悟即命維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意
者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
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
詔出人情大悦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田
保甲是日乃雨王安石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
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
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維知帝意請提舉嵩

山崇福宮帝崩赴臨闕庭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
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
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
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
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
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未行召兼
侍讀加大學士嘗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廢故興問
罪之師令既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
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棄者五又言仁宗選建儲嗣
一時忠勳皆被寵禄范鎮首開此議賞獨不及願褒

顯其功鎮於是復起用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曚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欲廢王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詢上官均語泄詔巖叟分析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為善何害於理若瑣瑣責善懼於國事無益也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譏懲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乃還

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爲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哲宗覽奏惻然許之元符元年以幸睿成宮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悉追復舊官

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仁宗以水災求直言縝上疏曰今國本未立無以繫天下心此陰盛陽微之應詞極剴切劉沆薦其才命編修三班敕前此武臣不執親喪縝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衰墨從戎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

為殿中侍御史參知政事孫抃持祿充位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樞密院輒畫旨除為真劉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縝皆極論之帝為罷抃寢向與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御史度支判官出為兩浙淮南轉運使移河北夏諒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册朝廷方責夏人不修職貢欲擇人詰其使縝適陛辭神宗命之往縝至驛問罪使者引服迨夜奏上帝喜改使陝西入知審官西院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殿修撰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傅勍被酒

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
之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
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暴酷如此乂之還待
制知瀛州熙寧七年遼使蕭禧來議代北地界召縝
館客遂報聘令持圖牒致遼主不克見而還知開封
府禧再至復館之詔乘驛詣河東與禧分畫以分水
嶺為界復命賜襲衣金帶為樞密都丞旨還龍圖閣
直學士元豐五年官制行易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進
知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
確與章惇謀誣東朝及確為山陵使縝暴其姦狀由

是東朝及外廷悉知之確使還欲以其屬高遵惠張璡韓宗文為美官宣仁后以訪縝縝曰遵惠為太后從父璡者中書郎璪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用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覿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為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移永興河南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奉寧軍請老為西太一官使以太子太保致仕紹聖四年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莊敏縝外事莊重所

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云子宗武

宗武第進士韓忠彥鎮瀛州辟爲河間令值河溢增隄護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雖墓木亦不免父老遮道泣宗武入府白罷之徽宗即位爲秘書丞因日食上疏言近世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一也人主怠於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二也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三也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民力四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五也根治朋

黨追復私怨正士黜廢耆老殲亡旋起大獄害及善類文章號令衰於前世大河決溢饑饉薦臻執政大臣人懷異意排去舊怨以立新黨徒爲紛紛無憂國忘家之慮誠願躬攬權綱收還威柄敷言奏功考察名實不以侍御之好鍾鼓之娛爲樂仁祖惻怛至誠以收天下之心神宗厲精不息以舉天下之事皆所宜法不報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劘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

見之怒曰是皆内侍數輩所爲尒欲盡加罰帝委曲
申救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獎歎令侯諫官員闕即
用之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丐外爲淮南
轉運判官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
具狀詞極鯁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潁州
帝語秘書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大中大夫年
八十二卒
論曰王偁曰昔袁安未嘗以贓罪鞫人史氏以其仁
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悦擿人小過而君子知其
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

適於同維適於正縝適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列傳卷第七十四

列傳卷第七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包拯　吳奎

趙抃子屼　唐介子淑問 孫恕 義問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裴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

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之語甚切又嘗建言曰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贓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擿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去使契丹契丹令典

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歷三司户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陜西又徙河北入為三司户部副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契丹聚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洺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用牧馬請悉以賦民從之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之請一切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

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
願置之坐右以為龜鑒右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
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
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
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
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
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
義勇少給糇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
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貿
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喪子乞便郡知揚

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復官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劵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

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内侍減節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暇日事皆施行張方平為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筦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為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

多縲繫間輒逃去弁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遷給事
中爲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
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
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
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悦人平居無私書故人
親黨皆絶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
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
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初有子名繶娶崔氏
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出其媵在父母家
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繶死後取媵子歸名曰

百九十六卷

綖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性強記於書無所不讀舉五經至大理丞監京東排岸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曰涉春以來連陰不解洪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下伐上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流傳四方驚駭群聽聞皇城司官六人其五已受責獨楊懷敏尚留人謂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左右輒屠之此必其黨欲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遂亡召對面論仁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入為右司諫改起居

舍人同知諫院每進言惟勸帝禁東左右姦倖內東門闌得賂遺物下吏研治而開封用內降釋之奎劾尹魏瓘出瓘越州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為罷不問郭承祐張堯佐為宣徽使奎連疏其不當承祐罷使出堯佐河中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曰今冬令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荐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為患大河横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群小紛爭衆情壅塞西

比貳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内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横議所移或姦謀所破故群臣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罪毋為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唐介論文彦博指奎為黨出知宿州加直集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修

起居注知制誥奉使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奎以使事有職不為徃歸遇契丹使於塗契丹以金冠為重紗冠次之故事使者相見其衣服重輕必相當至是使者服紗冠而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水詔中外言得失奎上䟽曰陛下在位二十四年而儲嗣未立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則太祖太宗之曾孫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望俟有皇子則退之而優其禮於宗室誰曰不然陛下勿聽姦人邪謀以誤大事若倉卒之際柄有所歸書之史冊為萬世歎憤臣不顧以

李 筱 寫

聖明之資當危亡之比此事不宜優游願蚤裁定定
之不速致宗祀無本鬱結群望推之咎罰無大于此
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達於從政應事
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孫氏辜榷財利負其息者至評
取物產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淮閩豪猾
畏斂居三月治聲赫然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
親辭改鄆州復還翰林拜樞密副使治平中丁父憂
居喪毀瘠廬於墓側歲時潔嚴祭祀不為浮屠事神
宗初立奎適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參知政事時已
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

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
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為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
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
紀乃命知江寧奎嘗進言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
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
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
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
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
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
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地

爾帝然之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為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乃召奎歸中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薨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曰文肅奎喜奬廉善有所知輒言之言之不從不止也少時甚貧既通貴買田為義莊以賙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資諸子至無屋以居當時稱之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爲武安軍節度
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
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
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
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
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翰林學士曾公亮未之
識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凛然京師
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
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
愛惜以成就其德溫成皇后之喪劉沆以參知政事

監護及為相領事如初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又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法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吳充鞠真卿刁約以治禮院吏馬遵呂景初吳中復以論梁適相繼被逐抃言其故悉召還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黯由是得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請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為不法

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為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抃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姦吏竦服召為右司諫内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為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抃與唐介呂誨范師道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抃與言者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為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

里賈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朴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若何朴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朴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始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為治朴向使蜀日有聚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朴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

蜀民大悦會榮諲除轉運使英宗諭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恊者必密啓聞帝手詔褒荅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䟽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

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為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為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

從事既至蜀治益尚寛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為惡蜀郡晏然劒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為謀逆告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誣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抃使易用牲皆讙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抃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復從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

其子岏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岏奉抃徧遊諸名山吳人以為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其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為言要之以惠利為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岏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云

岏字景仁由蔭登第通判江州攺温州代還得見時
忭已謝事神宗命為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
外提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為御史上䟽言治平以
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
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内舉不
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資望淺
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
職今宜杜絶其源又言臺諫之臣或稍遷其位而陰
奪言責或畧行其言而退與善地或兩全並立茍從
講解或置而不問外示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難退

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傳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屼言諸人才能學術為世推稱忠言嘉謨見於己試宜悉召還朝所言皆切時務避執政親嫌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歷鴻臚太僕少卿曾布知樞密院將白為都承旨蔡卞摭其救傳堯俞事遂不用未幾卒初抃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侔為作孝子傳及屼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屼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賻介年尚幼謝不取擢第為武陵尉調平江令民

李氏貲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爲殺人祭鬼岳守捕其
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更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
于朝遣御史方偕徙獄別鞫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
得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知莫州任丘縣當遼使往
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
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
沿邊塘水歲溢害民田中人楊懷敏主之欲割邑西
十一村地豬漲潦介築堤闌之民以爲利通判德州
轉運使崔嶧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
移安撫司責數之嶧怒數馳檄按詰介不爲動既而

果不能行入為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為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瀆後宮奇靡之器不宜過制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庭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閹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

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
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
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
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
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
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
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為太重帝旋悟明日
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
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
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

李俊寫

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為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為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之入為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

理願時延群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干丐恩澤出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絶賜予嬪御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宜有所朘損監司薦舉多得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使與儉薄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淩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兖國公主夜開禁門宜劾宿衛主吏以嚴宮省帝悉開納之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荆南敕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郯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

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為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言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絶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下蒙福矣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暫煩卿往耳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遣兵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熈寧元年拜叅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閣所進文書於待

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

以臣為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為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為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為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

發于背薨年六十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
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
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為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
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
第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
部尚書謚曰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
察御史裏行諭以謹家法務大體淑問見帝初即位
銳於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別枉直
使命令必行令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

群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王者之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淑問曰出粟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滕甫為中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為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使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為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為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

薦其行已有耻難進召為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義問字士宣善文辭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
父介引嫌罷之熈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
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為以其名訪輔臣因黄好
謙領使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强敏行且用矣可面
詔之尋以為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
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為從曾
孝寛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
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
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數免役錢又分户五等儲其羨

為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彥博守
西都義問求罷去彥博告以再入相時嘗薦其父晚
同為執政相得甚驩故義問乃止時陝西大舉兵多
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諸官自陳給劵續食以
為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
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
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
出之方旱而雨用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
渠陽諸砦蠻楊晟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
降之復砦為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

章惇秉政治棄湟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
故官知潁昌府卒
恕崇寧初為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
免歸其弟意方為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
耕恕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
其高行詔起為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
而貧不能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論曰拯為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
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
人也抃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

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弗終於魏徵觀四臣面諍鯁吭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無咈誠盛德之主哉屼世孝淑問難進義問強敏恕髙行不隕家聲有足羙云

列傳卷第七十五

列傳卷第七十六　　宋史三百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邵亢從父必　馮京

錢惟演從弟易 易子彥遠 明逸 諸孫景諶 勰 即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再試開封當第一以賦失韻弗取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時布衣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

姻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宅卲與亢同
姓耳士遜既不能與直亢亦不自言趙元昊叛亢言
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
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哉
閤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卒素
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
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説十篇召試秘閣授潁州
團練推官晏殊爲首一 以事諉之民税舊輸陳蔡轉
運使又欲覆折緡錢且多取之亢言民之移輸勞費
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無乃不可乎遂止入

為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
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充累疏罷之進集賢校理仁
宗繼嗣未立充言國之外患在邊圉然禦之之術不
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
不蚤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比有縱火者一不獲
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充請非延及旁
舍者雖失捕得勿坐從為府推官改度支判官契丹
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卻或欲俟其
及國門而諭使之還充請令奉書至柩前使見嗣君
從之選為潁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羣玉殿英宗

訪以世事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脩起居注建言陛下初政欲治國者先齊家顥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直朴厚輟為諫官矣王出道帝語遂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建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有譖之者曰先帝大漸時亢嘗建垂簾之議御史吳申即論之帝知其妄置不問亢自訴曰方先帝不豫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讒臣者豈宜但已願下獄考實帝不許時待制以上為帥守每他

徙必遷職秩亢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王陶劾韓琦
吳奎與之辨亢詆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蓋欲併撼
琦琦與奎竟同日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亢遇
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人或以為勞亢
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閭
惡年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鬬
訟為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
朝廷謀西討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
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
之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瘡痍人心一

繫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未幾夏主諒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亢以為奪人之喪非義也乃止亢在樞密踰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亢而使守長安覺遽劾亢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亢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亳三州薨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即其鄉賜以居宅謚曰安簡

從父必

必字不疑舉進士為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必善

篆隸召充直講選為唐書編脩官必以史出衆手非
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
王之禱祠肄儀為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肄司徒府古
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為不敬乃徙於尚書省張貴
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為脩媛時
命婦已不敢亢禮況今日乎必曰宮省事秘不可知
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
然禮無不答衆議乃定出知常州召為開封府推官
坐在常州日杖人至死責監邵武稅然杖者實不死

久之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為京西轉運使必居官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為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入脩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必以理折契丹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

挾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
頃之宮中持酒殽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
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
吏部南曹同脩起居注吳充以論温成皇后追冊事
出知高郵京疏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併斥京仁宗
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父
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
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知開
封府數月不語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為傲弼使往
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為公重

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喻氏界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以為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其雖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將不敢復媮惰曠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

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粽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爲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争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世爲漢藩恵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爲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

大名府又改鎮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為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為中太一宮使兼侍講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薨年七十四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鄉居受恩通判南宮成追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詢知為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為郡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茍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滞人服其敏云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也少補牙門將從俶歸朝為右屯衛將軍歷右神武軍將軍愽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改太僕少卿獻咸平聖政録命直秘閣預脩冊府元龜詔與楊億分為之序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再遷給事中知審官院大中祥符八年為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之尋遷尚書工部侍郎再為學士會靈觀副使又坐貢舉失實降給事中復工部侍郎擢樞密副使會靈觀使兼太子賓客更領祥源觀累遷工部尚書仁宗即位進兵部王曾為相以惟演嘗位曾上因拜樞密使

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止以尚書充使有司之失也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為婚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刋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既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乃罷為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即日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冀復用侍御史鞠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聖七年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壠在洛陽願守宮鑰即以判河

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為景靈宮使太后崩詔還河南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惟演既與劉美親又為其子曖娶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為婚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為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于朝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

前過曰思改謚曰思慶曆間二太后始升祔真宗廟室子暧復訴前議乃改謚曰文僖惟演出于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秘府尤喜獎厲後進初真宗謚號稱文惟演曰真宗幸澶淵禦契丹盟而服之宜兼謚武下有司議乃加謚武定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敘録逢辰録奉藩書事惟演嘗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故也子暧晦暄從弟易晦字明叔以大理評事娶獻穆大長公主女累遷東上閤門使貴州團練使王守

忠領兩使留後移閤門定朝立燕坐位晦因言天子
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外夷所咲守
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為不可勾當三班院羣
牧都監授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帝因戒曰陝西方
罷兵民困久矣卿為朕愛撫毋縱酒樂使人呼為貴
戚子弟也晦頓首謝改潁州防禦使為秦鳳路馬步
軍總管復還三班院同提舉集禧觀歷霸州防禦使
為羣牧副使卒暄字載陽以父蔭累官駕部郎中知
撫州移台州台城惡地下秋潦暴集輒圮溺人多即
山為居暄為增治城堞壘石為臺作大隄扞之進少

府監權鹽鐵副使暄鉤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令使者獲罪必亟斂於民民不堪矣神宗即詔釋之官制行為光祿卿出知鄆州拜寶文閣待制卒子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景臻子忱在外戚傳

易字希白始父倧嗣吳越王為大將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俶俶歸朝羣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録遂刻志讀書昆字裕之舉進士為治寬簡便民能詩善草隸書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于家易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

特罷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歎時無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為歌詩殆不下白太宗驚喜曰誠然吾當自布衣召置翰林值盜起劍南遂寢真宗在東宮圖山水扇會易作歌賞愛之易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為有司所屈乃上書言試朽索之馭六馬賦意涉譏諷真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團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寺丞通判蘄州奏疏曰堯放四罪而不言殺彼四者之凶尚惡言殺非堯仁之至乎古之肉刑者劓椓黥刖皆非死尚以為虐近代

以来斷人手足鉤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分落乃方絶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長吏競為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以聞壽州巡檢使磔賊於闤闠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刑可誡於衆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以謂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除秘書丞通判信州東封泰山獻殊祥録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祀汾陰幸亳州命脩車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發國子監諸科非其人降監潁州稅數月召還久之判

三司磨勘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數細微輙歷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今官錢百穀斗帛二尺以下非欺紿者除之真宗雅眷詞臣其典掌誥命皆躬自柬抜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左司郎中爲翰林學士傃直未滿卒仁宗憐之召其妻盛氏至禁中賜以冠帔易才學贍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行草及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有金閨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録青雲新録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子彥遠明逸相繼皆以賢良方正應詔

宋興以来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彥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寺丞舉進士第以殿中丞為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内無聲色之娱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數千里雖往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戒增脩德業宗社之福也今契丹据山後諸鎮元昊

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欵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恥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湖廣蠻獠刼掠生民調發督斂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時旱蝗民乏食彥遠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專且擢價彥遠不爲屈召爲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

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謻門者特賜五品服又上疏曰農為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墾田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舉清强幕職州縣官為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

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賞罰楊懷敏妄言契丹主宗眞死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邊得環衞官致仕許懷德慎鏞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闒冗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聽納彥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于官

明逸字子飛繇殿中丞策制科轉大常博士爲呂夷簡所知擢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疏奏二人皆罷其夕杜衍亦免相

明逸盖希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石元孫與夏人戰沒以死事褒贈既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僨軍之罪乃竄之遠方而奪其恩進同脩起居注知制誥擢知諫院為翰林學士自登科至是纔五年加史館脩撰知開封府安人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為起坐尹京無威望又獄吏榜婦人鄭氏墮足死罷為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州應天府還判流内銓知通進銀臺司復出知成德軍渭州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先是于闐入貢道邈川唃廝囉留不遣會其妻亡前

帥張方平請因而卹之且誘其般次入貢詔賻絹千匹明逸言朝廷撫唃氏至厚瑱以招馬爲名賂繒緼邀請六事既徇其五而猶觖望今壅遏荒服之貢固有罪矣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于闐使與般次亦皆至厮囉有子質于秦别子木征居河州厮侍程從簡私與之盟令過洮河許以官且歸其質子事不驗木征怒留貢使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惶懼悉遣所留者治平初復爲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憸薄頊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人文辭淺繆豈應冐居翰院乃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熙寧

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脩懿藻字醇老明逸之從子也幼孤刻厲為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為秘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藻三上書乞還政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為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貧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景諶景彝之從兄也繇殿直巡轄兩京馬遞中進士第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為知道者既薦送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

府界景諶為屬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安石得政喜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卧於地一最親者袒坐其側顧景諶褫服脱帽未及它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諶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為民患又問孰為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諶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諶曰百事皆可為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諶曰峽路民情僕

固不能知而戎瀘用兵蘩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顧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為之懼退就謁舍賞激之與詆以為矯者參半景諶笑曰自古以来好利者衆而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在於已苟為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為也夫盜之所以為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為之者耳吾又何憾焉遂與安石絕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為外官僅至朝請郎而卒

虨字穆父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熙寧三年試應既中祕閣選廷對入等矣

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
知尉氏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
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為之耳明日召
對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為御史
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為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己命
權鹽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
制勰方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自書其姓名須終制
日授之奉使弔高麗外意頗謂欲結之以北伐勰入
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
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

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
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為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
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職吾唯例是視
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
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
以事道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
而識之戒無復来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
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讕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
云吾識以某字啟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宗室貴
戚為之歛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積為衆

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戸部侍郎進尚書
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乗其据
案時遺之詩總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
詩筒近所未見也哲宗涖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
林希帝以命總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而求去
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
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
論徐邸事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
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之既而雍章至總荅詔云弗
容羣枉規欲動揺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趣

乃爾乞身帝見之謂能道所欲言者悖因是極意排詆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訃未至帝猶即其從弟景臻問安否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即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為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衢咬即以薦牘使往治即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鄜延幕府崇寧中為陜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徽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縻飲食動不勤轉

餉願敕邊臣先為不可勝以待釁庶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爲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徳堡包地萬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加集賢殿修撰又進徽猷閣待制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貫宣撫陜西得便宜行事時長安百物踴貴錢幣益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于法民至罷市徐處仁爭之得罪又行均糴法賦入民粟而畁金帛估以賞下至蕃兵射士之授

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幾於生變即亦屢抗章極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羅害亦寢數月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二年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睦寇作起知宣州即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貫遂引為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定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馬卲亢知太常裁損張貴妃卹典賴王授室公主下

嫁請用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卲必亦習禮者也
預修唐書而能力辭以爲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
體豈非名言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
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
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易以輕儁明逸以傾險並爲
時論所憾云

列傳卷第七十六

宋史

九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91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173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SS号=12460446
DX号=000007545424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91&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